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七十五回 元來道者正念頭 青白船家救海難

話說樹底鳥聲如泣如訴，眾僧俗不知，卻是零埃打的脫彈之鳥，驚弓高飛，遠投此樹。其聲泣，乃泣的說：「我與人皆屬天生，有血氣，俱有痛癢，可憐那突遭一彈，打折了翅的飛揚不起，打傷了身的疼痛難當。遠投林樹，又恐遇獵人。可喜禪林料不彈，乃一翅飛來，踏枝樹底。」泣的是驚弓之冤，訴的是零埃之惡。道副一聽，便識其情，乃望樹說道：「那鳥既脫彈厄，向佛地，便入了生方，不須泣也。彈汝之人，方在哪裡惱恨，這惱恨多生災咎，即是汝訴申也。」鳥哪裡飛去，仍連聲喧叫。尼總持道：「此怪音也。」乃走近樹前，抬頭看那鳥，但見：羽毛茶褐色，頭目老貓睛。

聲叫連珠滾，形容似老鷹。

尼師看了，乃向道育說：「此鳥，師弟認得麼？」道育答道：「此鳥多夜飛鳴，此叫必有冤怪。」乃喝道：「孽障！清平善地非汝所棲，即有冤愆，當思自洗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零地同著元來道者入得方丈，見了副師，便參拜起來，乃問祖師何處，欲求參謁。道副道：「吾師入靜，未曾放參。汝來意吾已知道。汝的假姻緣在樹底聲哀，何不斥去，虧汝端正念頭，若不端正，此院何能擅入！」又向零地說道：「鳥有冤，實汝零弟自作自受，若不改行，將入鳥道矣。」零地與元來聽了師言，驚惶無地。零地只願回家再尋別業，元來只求終始不變猴子陰功。副師道：「你求吾二師弟，叫他喝去樹鳥。汝只認真了經文，便是始終功德。」元來聽了，乃向尼總持拜求度脫。尼總持把手向樹上捻了一訣，口中念了一句咒語，那鳥即時飛去。卻把手內數珠子，分了五十三粒與元來，說道：「汝可將此念頭持去，那零埃自爾怪除。」元來接在手中，拜謝了尼師，依舊同零地回到復新庵。

卻說那樹中鳴鳥，被尼師法遣飛去，就是怪鳥，能在零家弄假，樹林罵猿，如何到清平院樹底弄風泣訴，卻不能說言道語？蓋因正覺禪林，邪魔自然去偽還真。他卻被尼總持搶訣持咒逐來，心已把妖氣化為烏有，那些變女子態度成灰，不復到零埃家裡調戲。這零埃心情未改，終日還想女子風流佳況。看看疾病來臨，零地只得再求復新庵道者救度。元來道：「聞知怪鳥不來，你弟無恙，如何又病？如今想是打鳥之事復興。」零地道：「自與師父清平院回，已改了捕魚生理。就是吾弟，也已不復打鳥矣。不知為何疾病益深。」元來道：「多因舊念未除，冤愆尚在。此病若要消除，前日清平院師父與了我數珠五十三粒，說可除零埃之病，你可將此珠與他，想是叫他照數念佛。」零地依從，隨持了數珠回家與零埃，叫他念佛。零埃依從，接得在手，照數稱念佛號，果然疾病消除。後有五言四句稱贊數珠功德，說道：

菩提五十三，粒粒如來佛。

疾病得消除，永離諸業惡。

卻說離清平院十里，有一村鄉名喚平宜裡。這裡中有六個老叟，年皆八十有餘，個個都家計豐足，只是平生行事各人不同，居家形跡亦異。且說這六老叟甚麼不同。一叟名叫青白老，此老兄弟二人，家住眉山下，平生不視非禮。一日操舟海洋，偶被颶風飄泊到一座海山腳下，四顧波濤浪湧，幸而不沉，得了性命，乃泊舟登山。那山上怪石鬼峨，草木叢雜，卻沒個人蹤。青白老上下登眺了一番，那狂風不息，歸路渺茫，腹中漸漸饑餓。正在慌懼之間，只見海中遠遠一隻船上，有五六人被風打翻，止存得破船浮水，一人乘浪飄來。那落水之人一上一下，尚可以救，只是風浪狂猛。這一人登岸，青白老忙操舟冒風去救。這人道：「浪大難救，仔細你命。」青白老道：「人若可救，尚惜於我。與其此時冒險，只當早前沉沒。」乃奮力去救，卻救得三人回來，到得山腳，漸漸都活，只是腹中饑甚，精力又倦。那三人中一人蘇省得早，便拜謝，問其姓名家村，青白老一一說知。那人感因說道：「恩人，若得風浪寧息回鄉，小子願有圖報。」青白老道：「我非冒浪捨生圖報，蓋憐你落水，上下沒有個救處，那一宗苦惱，把親戚家鄉都在那慌懼心中，故此冒險來救。救便救了你，若是風浪不息，居此人跡罕有空山，沒處去向，終須餓損。」這三四人，你哭我啼，也都叫餓。

天已黃昏，那風陡然息了，只見山腳下，一隻大舟奔來停泊。青白眾人餓甚，只得到舟邊去求乞飯食。那舟中並無一人，但見一個長老，對著一桌齋飯，香燈供養，那長老口中念咒，手指捏訣。青白老見了心疑，只得開口叫道：「師父救命，把齋飯佈施些，救度難人。」那長老也不答應，只把那供養的蔬食，都往山腳下撤去。青白老與眾人只得到山腳下，拾取充饑，頃刻越取越撒，人人腹飽。少頃，大舟不見，僧亦不知何去。青白老乃與眾人宿在舟中。

次日天明，風息浪平，認方向回鄉。不覺兩日，眾人口謝辭去。只有這蘇省早的感恩，到家將家遺田地分了百畝，送與青白老，說道：「謝你救生，願將產業相贈。想此身不救，產業盡屬他人。」青白老哪裡肯受，再三固辭。這人乃捐數貫寶鈔以酬青白老，青白老只得受了，想道：「我若當時沉沒，身且不保，何有此鈔。不如舍在清平院齋僧。」正將寶鈔攜來到院，只見方丈捧出一杯茶來，供奉一位老僧。青白老看那老僧，宛然卻是舟中施飯食的長老，乃上前問道：「海舟中撤飯食山腳下濟饑的，卻像老師父。」長老聽得說：「老僧並不曾撤飯食海山腳下。」青白老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老拙盪舟遇風，飄泊山腳，幸得救生，只是無人煙處，饑餓難當。天晚見一隻船泊山下，中無他人，只見老師父獨對著香燈果，茶食珠衣。我等求齋，老師父不言，只把齋食往山腳下亂撒，我等只得拾以充饑，遂乃飽腹。及要登舟拜謝，舟與老師父不知何處去了。」老僧聽了，說道：「此事果有不虛，但有些奇異。老僧前夜在人家道場焚修法船放食，偶於靜中，如夢坐在舟內，奉行法事，只見魍魎無數落，來舟搶食。忽見海洋一神，把魍魎盡逐去，說善人山腳饑餓，急早去救。老僧也不自主，隨舟行法，忽然驚覺。想是此種根因。」青白老聽了驚異，又問道：「那神可曾指善人是誰？」老僧道：「彼時也聽得說：『青白船家，善登百歲。』」青白乃笑道：「我即青白。」老僧乃整衣恭敬。青白取出袖中寶鈔，付與老僧齋醮。那贈鈔之人只因感恩，把一妹嫁與青白老之弟，生子起家。青白老一生不婚，得此遂心快樂，壽果到今八十餘外，鎮日與這五個老友相聚盤桓。

又有一叟，名叫倫郭老，乃少年販海經商。此叟亦有昆仲，生平正直，不聽邪言亂語。當五十餘歲時，尚未有子嗣，乃娶得一個女子為妾。這女子過得門來，正當花燭之夕，一見了倫郭老老邁，便陡然色變，愁眉鎖黛，赤耳撓腮，向牀後歎了一聲怨氣。倫郭老一見，即想道：「看此光景，實無他意，乃是少年心性，多思配合少年。他意今日一拂不遂，便多有血氣不調，血氣不調，如何生育？且以少女嫁個老夫，違了他投生一世。」乃將房門掩上，退入臥房，毫不為意。但聽得那女子悲淒了一番，卻歌吟幾句。倫郭心聽，明明側聽，聽得女子吟道：

當初不幸胎成女，嬌羞未肯輕相許。惱恨伐柯氏，一旦促香車。欲拒愁無奈，就此百年與。幾回憶百年，可是此中居。

倫郭老聽得，也朗吟幾句。他因何也會吟？卻不知女子會吟，便是個多情有思，非平常愚婦，必是少年識字知書。婦女家識字知書，若是個賢良之婦，閱古賢妃經，誦彼烈女傳，貞潔節義，都從這識字知書中出。若是個不良之婦，睹淫詞而動閨怨，覽雜記而效傳書，誨淫賣丑，俱在這吟詩賦句中來。倒不如這為商客的，卻有學業未就，腹多經笥，把生平豪思，遇著客邸明月清風，不傷天理去調情引婦，乃寄況怡情，歌吟幾句散心。故此倫郭老少年也曉吟詠。他聽女子悲吟，乃朗賦幾句，便依著女子的詞韻吟道：

只為生男方娶汝，兩相好合成鴛侶。年少多情喜，豈教做色迷。一任東流水，落花兩無意。全汝舊時容，舊時也似予。

女子聽了，不言而臥。倫郭老次日起來，喚原媒妁，把女子送還她父母，便把這娶妾的心腸冷了一半。無奈那嬌妻賢德，見他還妾，每日又勸他再娶。倫郭道：「娘子，你這等好心，念我繼後未得兒男，把那私情拋開，專在這正義上勸我，說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。若是那嫉婦人，哪裡肯容夫娶妾。萬一死在丈夫之後，人都恨她。少年不賢，又沒個兒郎送他，這教做自作自受。便是個妾生的子，大義不敢背，必然外面也要全了這嫡母的禮節。娘子，你是從長的好心，只是我老年娶一個少女，卻懷了她一點

少年情性。」嫡妻哪裡信他，一心只是早晚相勸。倫郭老無奈，只得又娶了一個女子。這女子過了門，成了親，性氣不純，動輒咒罵嫡妻。嫡妻為丈夫娶她生子，百事忍耐，倒把好言美語、和容悅色待妾。無奈她縱性欺大，連丈夫也咒罵起來，倫郭只當不聽不聞。豈知日久，任情回娘家住，不肯歸來。倫郭沒奈何，說道：「嫡妻乃結髮情重，怎教惡妾相凌。妻雖賢德，難道內無怪恨之心，萬一成疾，乃是重妾輕妻。況久住娘家，只怕失了婦道，不如休去，免生氣惱。」乃又叫媒妁領回原行妝奩，盡與她轉嫁，她父母再三央求復收，倫郭只是不納。

當時，就有一家女子，父母見留得年大未嫁，喜倫郭一家賢良，情願與他為妾，嫡妻又勸，倫郭也訪得此女善良，只是容貌少丑。倫郭心中情願娶她，這女子也情願來嫁。過了門，嫡妻甚喜。喜的是，遲眠早起，當家了計，敬夫愛嫡，滿門無不歡喜。此女自從入門之後，暗置一爐香，待眾人寢後，望空深深禮拜，說道：

一願夫君長壽，二願嫡氏安康。三願嫡先生子，四願地久天長。五願家門興旺，六願長幼僕婢個個循良。

一日倫郭聽得堂前妾言，悄出堂後，聽他六願，並不提今自生好子，乃走出堂前，說道：「二娘子，我本不聽人私言，但你言入吾耳，句句卻正，如何俱在別人，且不願自己生子，卻聲聲只願嫡妻生兒，是何主意？」妾乃答道：「從來嫡生子，勝如妾生子。嫡如生子，我願入婢行服事，嫡又喜，家人又服。若是妾生了子好，嫡把當親生；若是不良，多少嫉妒。再若夫心偏妾，家不和順，便是子息也不安。」倫郭聽了大喜，歎妾真賢。二人相攜入屋，只聽得堂窗之外忽然一聲石響，妾聽驚叫倫郭老聽，老說：「我不聽惡聲。」妾忙起出看，乃見天井中從空兩個沙彌落下，進了堂中，忽然不見。妾甚心疑，入內不敢向老言。過了兩月，果然妻妾各懷一孕。又經月足，只見一個老僧化緣，走入門來，向倫郭說道：「吾為汝家妻賢夫善，把兩個沙彌送為子嗣，富貴可期，還教你長年不老。」倫郭聽得，備齋供奉僧去。果然妻妾各生一子，起家立業，這倫郭老八十餘外，日與眾叟交遊。那二子猶如一胞所生，皆孝順夫婦三人，十分歡洽。

再說一叟名叫祝香老，少年時耕種為業。有弟祝味，同父共母，有時兄歇弟種，有時弟息兄耕，兩門出入，一氣同心。一日，祝味避些差徭，遠出不歸，祝香念一體連枝，待弟妻子勝如自己。弟有三子一女，自己只有一子二女，乃先令媒妁約訂婚姻。有一富家，其子秀拔，父母欲求祝香之女。祝香說道：「我姪女未曾聘人，弟久未歸，安得先聘己女！」媒妁道：「聘女論年，姪女年少，當讓其長。」祝香不肯。富家只得依從，乃聘其姪女。嗣後又有兩家求聘祝香之女。人有說兩家子弟雖佳，但家計不如姪女所聘的富。祝香道：「古人擇婿不擇富，吾寧許聘清淡之家，若配了富戶，人將我議結親勝過三女。」三女既嫁，四子已成。祝香乃思念弟數十年不歸，自己老邁，召親把家產分析，眾親立議，將產業分做二分。祝香說道：「若分二分，吾一子承立一分，吾姪三人承立一分，是吾一子有姪三分矣。古云：『同居無異財。』吾豈忍弟子不能如吾子之產。萬一日後姪生養日蕃，以不足產業，怎能度活！只恐有餘的有餘，不足的難過，勢必家產為有餘的奪矣。」眾親稱義，乃依意四份均分，四子卻也都能，個個昌盛。祝香只是思想其弟，忽然一個老僧走入屋來，適遇著家僕在屋內出，嚷道：「和尚化緣，當立門外，如何直入堂屋之中？」老僧不答，仍要往內直入。卻是何意，下回自曉。